

语文新课标指定名著

专家导读 三点一测

童年

〔前苏联〕高尔基

导读/ 郭丹



MINGZHUDAODU

清华大学图书馆藏

清华大学图书馆藏



Максим
Горький

童年

(前苏联) 高尔基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 / (苏) 高尔基 著; 郭丹导读. — 成都: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3

(语文新课标指定名著)

ISBN 7-5365-3106-0

I. 童... II. ①高... ②郭... III. 长篇小说 - 苏联 - 缩写本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6143 号

责任编辑: 谢 徽

封面设计: 谢吕颖

插图: 郑 颖 李 波

技术设计: 吴向鸣

责任校对: 熊向全

责任印制: 薛 薇

童 年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6

印张 6.5

插页 1

字数 115 千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

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8,000 册

ISBN 7-5365-3106-0/I·709

定价: 8.00 元

出版说明

《语文新课标指定名著》是根据教育部公布的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推荐书目与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指定书目编选的。本丛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一、专家导读，三点一测（重点、难点、知识点、自我检测）。本丛书约请外国文学专家、教授撰写导读，阐明名著的重点、难点、知识点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名著。书后所附“自我检测”，针对中学生学习实际需要，列出与名著相关的复习思考题，便于学生更好地学习，复习考试。

二、缩写。本丛书由外国文



学专家、教授缩写,在保证完整表达原著精髓的前提下,将篇幅过长,枝蔓过多的章节缩写,使学生能更好、更快地理解名著,节约学习时间,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三、注释。为解读者理解名著之难,本丛书约请专家、教授对名著涉及的外国文学流派、思潮、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、地名等做了详尽注释,既便于学生阅读理解名著,亦可供教师备课参考。

编 者

目 录

- 一 父亲去世 / 1
- 二 吵吵闹闹的外公家 / 14
- 三 小茨冈 / 30
- 四 纳塔莉舅妈过世 / 47
- 五 分 家 / 64
- 六 舅舅打伤了外婆 / 77
- 七 外祖母的上帝 / 84
- 八 “好事情” / 99
- 九 彼得伯伯 / 115
- 十 妈妈来了 / 134
- 十一 爸爸妈妈的故事 / 155
- 十二 继 父 / 173
- 十三 回到外祖母家 / 198

专家导读 / 211

阅读理解 / 221

参考答案 / 223

1

MING ZHU DAO DU

童
年

◎ 一 父亲去世

在一间昏暗狭小的屋子里，我的爸爸一身素服，直挺挺地躺在窗户下边的地板上。他光着脚丫子，脚指头怪模怪样地张着，一双厚实的手平搁在胸前，手指头蜷曲着；他那双快活的眼睛紧闭着，成了两圈黑黑的铜币，慈祥的脸儿黑不溜秋，龇牙咧嘴，叫我挺害怕的。

妈妈光着半个身子，围着一条小红裙，跪在爸爸身边，拿着那把我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，把他那头软软的长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。妈妈的嗓门哑着，低声咕哝着什么，她那双灰色的眼睛肿得好大，大滴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外祖母拉住我的一只手。她身子滚圆，大脑袋，还有一双大眼睛，加上一个滑稽松软的鼻子。她也在哭哭啼啼的，全身哆嗦个不停，拽着我直往爸爸的身旁推。我藏在她身后，硬是不愿意去，我当时又害怕又尴尬。

我还从来没见大人们哭过，也不明白外祖母嘴里



说的是什么意思：

“好孩子，快去跟爹告别，他没到年纪，不到大限就去了，你将再也见不着他了……”

我小时候得过重病^①，那时才刚能下地走路。在我得病期间，爸爸高高兴兴地照顾我，后来他突然不见了，代替他照顾我的是外祖母。

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她答道：“从卞诺夫戈罗德来，是坐船来的，可不是步行哟！水上是走不来的，小鬼！”

“我又怎么是小鬼呢？”

“因为你总爱吵吵嚷嚷呗。”她笑着说道。

外祖母说话特别亲切，叫人开心，而且又有条理。从她来的第一天起，我便喜欢上了她，总希望她快点儿带我离开这间屋子。

妈妈的样子让我特别难过，她的泪水和哭声使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她向来板着脸，话不多，清爽利落，人高马大，身板结实，手劲也特别大。而眼前的她却大变样了，原先头上的秀发梳得平整光洁，像一顶漂亮的大盖帽，如今头发披散在肩头上，遮住了脸，

① 1871年，俄国阿斯特拉罕一带霍乱流行，本书作者高尔基（原名阿列克谢·马克西莫维奇·彼什科夫，小名阿廖沙）3岁患病，其父马克西姆因护理他而染病不治身亡。后来作者由远道而来的外婆照料。



埋头于真理，你就不会说谎了！

——高尔基《我怎样学习和写作》



编成辫子的那一半头发耷拉着，落在爸爸熟睡的脸上。我在屋子里站了老半天了，她却始终没有瞥我一眼，只顾着梳理爸爸的头发，哀声恸哭，泪流满面。

几个穿黑衣服的庄稼汉子和一名警察从门口往里瞅。那个警察怒声吼道：

“快抬走！”

妈妈猛地从地上挣扎着爬了起来，但没站稳随即又仰面朝天倒在地上，头发散落开来。她紧闭着双眼，脸色苍白，也像爸爸一样龇着牙，用吓人的声音叫道：

“把门关上……阿廖沙——滚开！”

外祖母把我推开，冲着门口喊：

“乡亲们，不要怕，不要动他，看在基督的分上，请你们走开吧！这不是霍乱，是要生孩子了，别那么想，老乡们！”

只见妈妈在地上蜷着身子，痛苦地呻吟着，上下牙齿咬得格格直响。外祖母则在她的身旁，柔声说道：

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，你就忍着点吧，瓦留莎！愿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心里挺害怕的。她们在爸爸身边的地上爬来爬去，不时碰到他，哼哼唧唧，放声号哭。爸爸却一动不动，仿佛还在笑呢！她们就这样在地上折腾了好

久，妈妈几次站起身来，随即又倒了下去，外祖母像个大黑软球似的从房里滚进滚出，接着，黑暗中传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声。

“算你有福，主啊！”外祖母说道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以后的事我就记不起来了，大概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。

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雨天凄凉的坟场一角，我站在一个滑溜溜的小土堆上，眼看着爸爸的棺材放进墓坑里。坑底积满了水，还有好几只青蛙，有两只爬上了黄黄的棺盖。

站在墓边的，有我、外祖母、一个浑身淋透了的警察和两个手持铁锹气喘吁吁的庄稼汉。雨滴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，洒落在大伙儿身上。

“埋吧。”警察说完，便走到一边去了。

外祖母哭了起来，用头巾的一角掩面而泣。两个庄稼汉当即弯下腰，急急忙忙地把土盖在棺材上，坑底的积水发出扑通扑通的声响，两只青蛙跳下棺盖，想从坑壁往上爬，却被土块打落在坑底上。

“你好厉害，主啊。”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，还是抱怨上帝，她低下头，默默地站了许久，直到墓坑被完全填平，她仍然一动不动。

“你为什么不哭几声？”走出坟场的围墙时，她问我，“你本该哭几声的！”

真理不论出自何人之口，它都是宝贵的。

——高尔基《读者和报纸》



“我不想哭。”我回答。

“好啊，不想哭，那就别哭了。”她轻声说。

这一切都特别奇怪，我一般不会哭的，除非恼了气。我疼痛时也不哭，我一哭，爸爸总会笑话我，而妈妈则会大吼一声：

“不许哭！”

随后，我们上了一辆马车，在一条肮脏的大街上行驶，两旁都是深红色的砖房，我问外祖母：

“那些青蛙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不，爬不出来的。”她答道，“上帝会保佑它们的。”

爸爸妈妈都不曾这样一再亲切地谈及上帝。

几天后，我、外祖母和妈妈登上了一艘轮船。我那刚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他裹着一条白布单，外面缠着红带子，躺在角落里的桌子上。

我坐在一堆包袱和箱子上，从圆鼓鼓的马眼儿似的窗口朝外望去，湿漉漉的玻璃窗外，不停地流淌着泛着泡沫的浊水，溅起的浪花不时打在玻璃上。我不禁往后一缩，跳上了舱板。

“别怕。”外祖母用她那柔弱的双手将我轻轻抱起，重新把我放在那堆包袱上。

水面灰蒙蒙的，远处隐约可见黑乎乎的土地，随即又消失在雾霭之中。四周的一切都在颤动。惟独妈

妈双手反枕在脑后，倚靠在舱壁上一声不吭，脸色铁青阴沉，茫然失措。她紧闭着双眼，始终不吭一声，全然变了，变成了我不熟悉的人，连身上的衣服也使我觉得陌生起来。

外祖母跟我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，而跟妈妈说话时声音则大一些，但有些小心，怯生生地，而且话也很少。我觉得她有点怕妈妈似的。这我看得很清楚，因而跟外祖母更加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，”妈妈蓦然发怒了，大声吼道，“水手呢？”

瞧她的话说得好奇怪，什么萨拉托夫啦，水手啦，都把人弄糊涂了。

进来了一个花白头发的胖子，身着蓝衣，拿来一个木匣子。外祖母接过木匣子，将弟弟的遗体放了进去，随后伸出双手，托着木匣子往舱门走去。

“哎呀，妈妈！”妈妈一声喊叫，夺过外祖母手中的小棺材，她俩便走出了舱门。我则留在舱里，上下打量着那个蓝衣人。

“怎么，死的是你弟弟吗？”他朝我弯下腰来，问道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水手呗。”

“萨拉托夫是谁呀？”



“一个城市名。瞧，窗外就是！”

“外祖母去哪儿啦？”

“去葬小外孙了。”

“是土葬吗？”

“不土葬还怎么着？”

我给水手讲了，在埋葬爸爸时，把两只青蛙也给活埋了。他一把将我抱起来，紧紧搂着，亲了又亲。

“啊呀，小家伙，你真懵然无知啊！”他说道，“犯不上去怜惜那两只青蛙，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！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——你看她多痛苦！”

我们的头顶上响起了一阵呜呜的汽笛声。我知道这是轮船在拉笛儿，所以并不害怕。那水手急忙把我放下，跑了出去。

头顶上的喧闹声渐渐平息了下来，轮船已不再颤动，水也不再打得船砰砰响了。

我走到舱门上，门打不开，铜把手怎么也拧不动。

我的心情懊悔起来，便躺在包袱堆上轻声啜泣，哭着哭着，也就睡着了。

待我一觉醒来，船又响起砰砰声，不停地颤动着。舷窗亮晶晶的，像个小太阳。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，她的头发多得古怪，密密的，遮住了她的双肩、前胸和双膝，一直拖到舱板上，乌油油的，泛出

蓝光。她探出一只手，把头发从舱板上稍稍托起，悬空握住，使劲将那把齿儿稀疏的木梳插进厚厚的发绺里。她歪着嘴角，乌黑的双眼闪出怒火，在一大堆头发的衬托下，她的脸显得小而可爱。

今天，她似乎很凶狠，可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长得这么长时，她又用昨天那轻柔悦耳的声音答道：

“看来，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是他要我梳理这些该死的头发的。年轻时，我曾因这些马鬃似的头发而引以自豪，老了，我又诅咒它了。你睡吧！还早着呢，太阳刚刚出来哩……”

“我不困了！”

“嗯，那就别睡了。”

她的话宛转如歌，易于让我记住。别看她面颊上的皮肤黝黑，皱纹多，但整个脸儿仍显得那么年轻、白净。美中不足的是脸上嵌着一个大鼻子，而且鼻孔还朝天。她背有点儿驼，近乎佝偻，身体又胖，但行动却敏捷灵巧，像一只大猫，她的性格也正像这种可爱的小动物一样温柔。

在她到来之前，我仿佛藏在黑暗角落里睡大觉，但她一来，便把我给唤醒了，带领着我走过光明，将我四周的一切连成一根不断的线，编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，而且立即成了我终生不易的朋友，成为最合我



心意、最能理解我的亲人——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给了我无穷的勇气，使我具有了坚强的力量去面对艰苦的人生。

我们坐了很久的船才到达卞诺夫戈罗德，我还清楚地记得头几天的美好时光。

那几天天气很好，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都呆在甲板上，头顶着蓝天，行驶在伏尔加河金秋时节披绣的两岸间。四周的景色每时每刻都在变化，黛绿的群山恰如大地锦绣衣衫上的华丽皱襞，一些城乡散落在沿河两岸，远看宛如一块块蜜糖饼干，水面上漂着金色的秋叶。

“瞧，景色多美！”外祖母在甲板上来回徘徊，时刻絮叨着这些话。她容光焕发，兴高采烈，睁大了眼睛。

她常望着河岸出神，把我都给忘了。她站在船旁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面露微笑，默然不语，眼里含着泪水。我不时地扯扯她那绣花的黑裙子。

“啊？”她猛然一怔，“我像打了个盹，做了一个梦。”

“可你为什么含着泪水呀？”

“小宝贝，这是高兴的泪水，是上了年纪的缘故。”她笑吟吟地说道，“要知道我已经老了，活了一大把年纪，都有六十个年头儿了。”